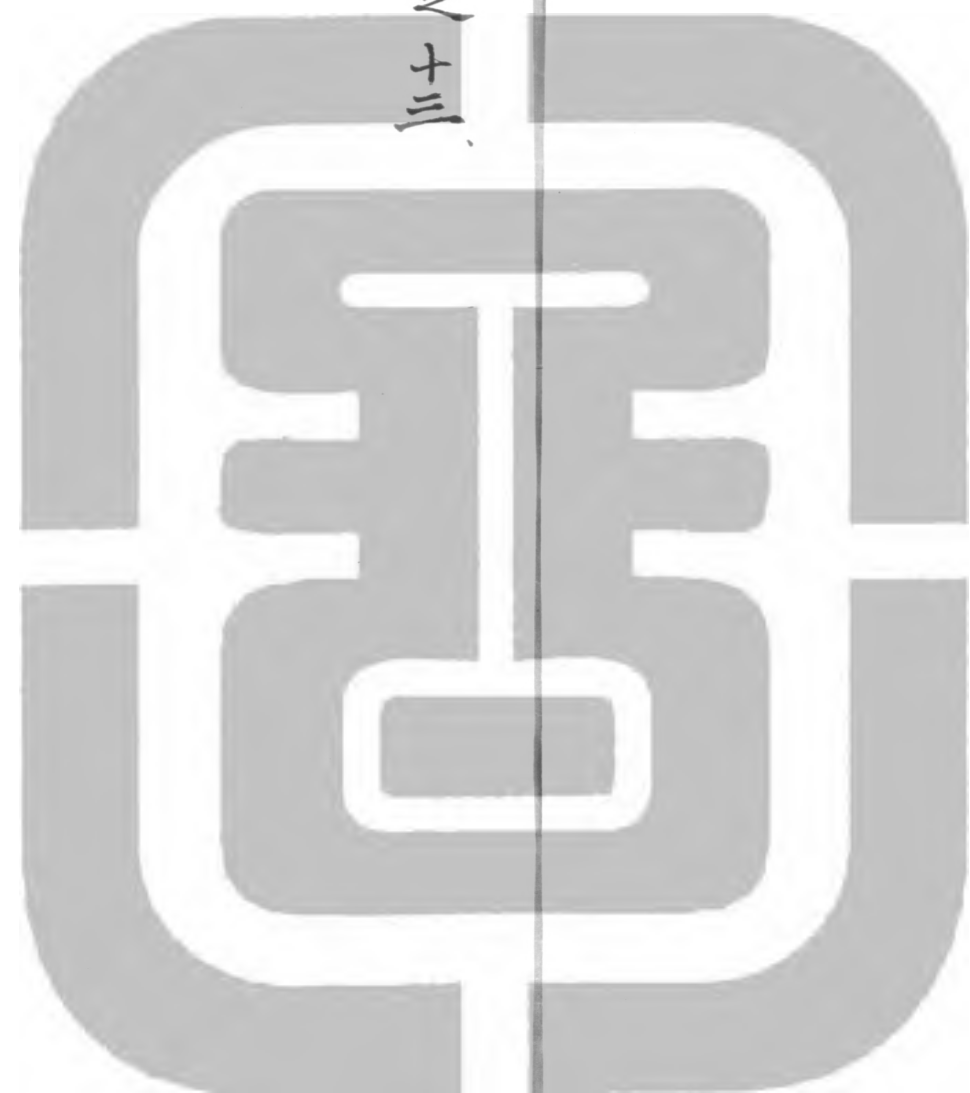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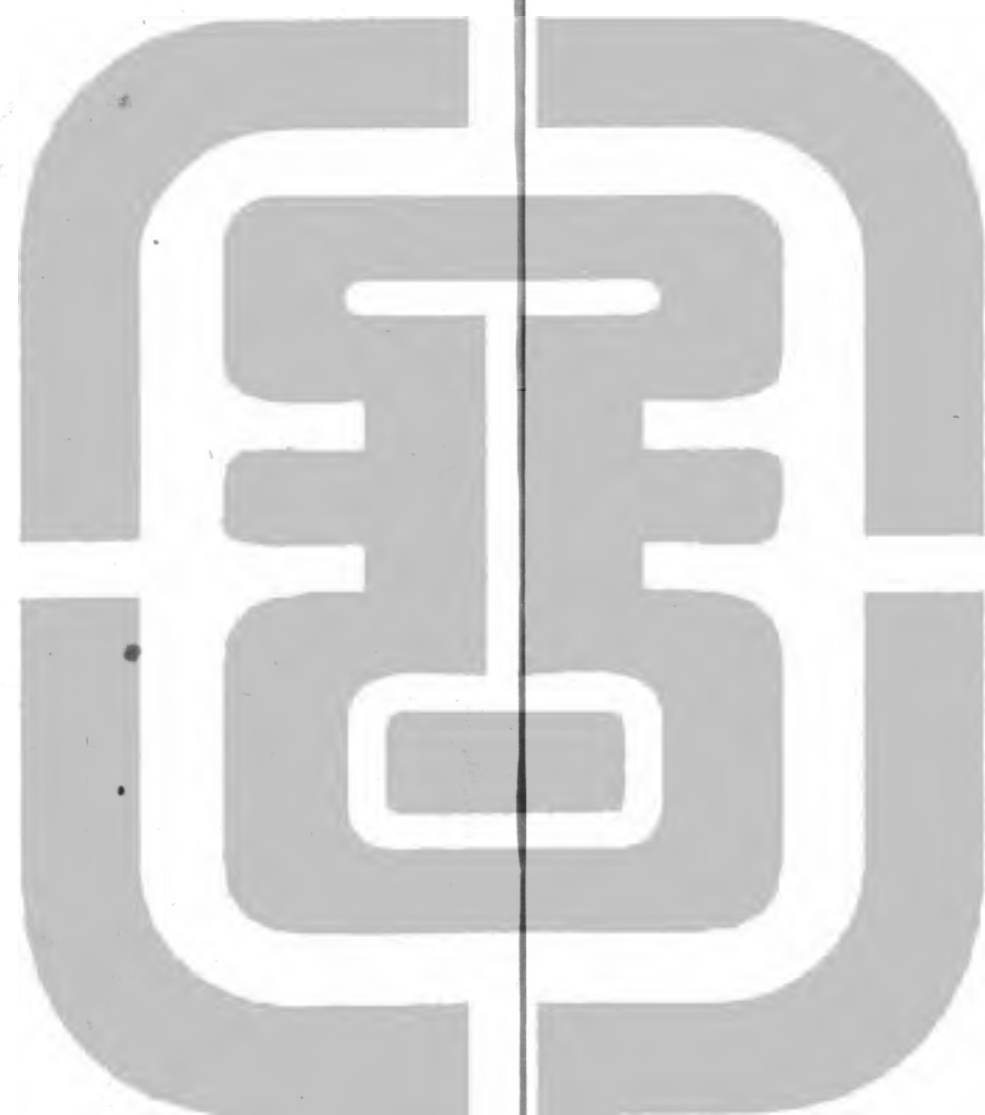




卷十二之三



安吳四種  
藝舟雙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二

藝舟雙楫卷第五

論書一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  
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  
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  
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鋒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  
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  
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



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弃去嘉慶己未冬見邑翟翟金蘭同甫  
 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以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  
 曰學此以肥為主肥易掩醜也余以其言習之兩月書逼似  
 同甫明年春從高邱陳懋本李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為  
 南唐榻畫贊洛神大觀榻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  
 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  
 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  
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神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  
 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  
 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既心儀道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  
 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為虛費也續縱

迥

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  
 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  
 精者乃成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  
 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  
 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  
 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  
 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  
 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  
 庫裝廟堂碑及素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  
 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

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  
文餓隸之譏既屬夢識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  
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  
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  
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  
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  
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  
為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  
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  
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  
指須高鈎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鷺頭昂曲者中  
指內鈎大指貼名指外拒如鷺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  
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  
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秘之子書得  
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為蕘壤今人攻書得  
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  
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為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  
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  
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  
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



小儀遊歸文集  
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  
子書專用筆共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豪自以為藏鋒  
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豪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  
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  
三君子為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  
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  
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  
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間植三之言則不  
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張張畢世矣余  
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

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  
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撮其要為此篇又為中篇以疏之  
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  
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  
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  
乃為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  
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於筆而學之則自墨  
溢出于筆始已邇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  
因又為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

一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尚峻微立異同述  
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賜熙  
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洵脩存宜興吳同午生旌德  
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  
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  
者天書中盡之始艮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  
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為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  
也右軍以管為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

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  
以上節斜鈎之大指以指共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食指  
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  
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共鈎其陽名指以爪肉之  
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  
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  
此古人所謂雙鈎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  
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  
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  
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脅骨凡人引弓舉



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為著懸腕也唐賢狀  
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共踏鐙必內  
鈞足大指着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  
為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為實  
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  
太緊力非在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  
叔所謂使指運而挽不知始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鈞  
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為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  
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  
也然名指如船舵之拒帆而小指如舵點之助舵故必小指

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  
仲始艮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  
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着紙即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  
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鐫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  
筆猶鑽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畫側勒策三勢之  
妙而弩擢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着紙即宜  
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  
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  
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  
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

小傳述臨文和  
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  
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  
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  
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  
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于几他其  
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  
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為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  
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即無  
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為之則轉卸皆  
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

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尚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  
滿中郎見刷墻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  
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墻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  
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  
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  
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  
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  
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  
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撇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顧  
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



近世書鮮不閱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旦  
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  
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  
思議余為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  
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  
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  
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  
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即

今真書八法者點為側平橫為勒直為努鈎為趯仰橫為策  
長撇為掠短撇為啄捺為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  
為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  
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秘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  
在分皆平筆既變為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  
側也平橫為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  
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  
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為橫畫順筆平過失  
其法矣直為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  
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鈎為

小侯遺傳文  
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  
共故鈎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為策者  
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即起也後人作  
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  
是策既着馬而末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為掠者謂用努法  
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  
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為啄者如鳥之啄物  
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為磔者勒筆  
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尚蘭葉之勢波  
盡處猶嫵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為方格

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  
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為字之中宮然中宮有  
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  
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  
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為大  
九宮其中一字即為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  
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  
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才算字  
專為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  
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真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



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為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為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即中三家為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

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仿佛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為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道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為筆勢洞達右軍為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末有不尚峻勁者矣

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  
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  
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  
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  
莫如我苟能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  
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  
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蘊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  
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  
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  
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

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為易直世所  
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  
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  
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  
至唐皆稱真書為隸自唐人誤以八為數字及宋遂并混分  
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為整  
齊隸就小篆減為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  
勢而歸於道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為一體而論



小傳述碑文類  
結字則隸為分源論用筆則分為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  
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  
晉人分法原本鐘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  
人及會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  
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  
立極梁傳其勢鐘傳其韻後遂判為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  
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  
郎既往鐘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  
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郗閣頌折里橋同法用意  
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  
知為右軍以前法物儼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  
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  
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  
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為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  
希有然以儼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  
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仍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

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為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利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均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書評謂大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為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為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傷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証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齊隽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尚扁此易為長漸趨姿媚已為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為有韻驗以此書信為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



或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為勢武定王佛記字方小半寸  
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  
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關字方四  
五寸雲峰岨味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  
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  
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為彙帖所迷於是有黃庭  
樂毅展為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陶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澁而取勢排宕萬豪齊  
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澁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闕乎迹象

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  
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  
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迹象可尋  
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  
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  
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  
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員滿適麗其次劉文清  
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  
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

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織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勿遽界恒苦促畫恒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累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逸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怕傷淺勢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

契若求之彙帖即北宋素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偽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来佳子弟多為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為有俊氣也豈必齟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為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執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



尚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澐雖不能書然其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實為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為洛下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卧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為草隸醉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偽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為草篆少師蓮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為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彙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為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飯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鷓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嘯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儀羸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鑿與

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襟不辭京兆

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叅歛禪欲證男果

擬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經二尺許雍容揖讓是

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為右軍書耳

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樓閣相當比之

則脚忙手敵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為其

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作廢未可

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

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為隱居書而逋翁清臣

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為鶴銘始知

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蘇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

永興風較道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蚤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

相安避就形時權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駁

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裹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



麼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間聲震合弦譬巧知扣筭只今

兩少師傳書若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隋俗學貪速成

錦韞被駕跋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駭若謂吾言非試與訊

江左花之精浮而為蜜其滓沈而為蠟蠟中亦無花迹乃為

事只今八句言採之骨者毫之所為血者水之所為肉者墨之

具筋者鋒之所為骨者毫之所為血者水之所為肉者墨之

所為鋒為筆之精水為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

不裏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

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

行墨中書勢無不道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

予嘗中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

柳誠懸楊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

江左書意反賴以

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緘秘多啟籥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

貫初終形體隨偏橢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娜以書之大局

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

之無不如志古人之緘秘開矣

注墨枯還榮展豪糾異裏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

不動不平則肉不勻不頗則骨不較圓則按提出以平頗

是為絞轉方則平頗出以按提是為翻轉知絞翻則墨自

轉之真詮古人之秘密也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麼草原

一脈承真亦千鈞荷行也連無迹可尋草用盤紆于實其

行也緩有象可翻唯鋒俱一脈相承無問藏露力必真自

通身俱到不論迅遲盤紆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

變歐褚抽挈同發等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本自方圓

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疏圓不知絞則

痺而為痿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勃海用翻多行以挈筆

十二 十八

拙用按提掣用平頗兩家之所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情以分也。歐褚合則定然舊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情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跋先路道懇勤遵途騁駛職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適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墨守迹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為五品妙品以降各為上下共為九等能者二等仰接

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為師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為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為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邑乞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真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篆及草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八人

田鐸草書 釋邱山正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傅真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周亮工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榜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宣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榜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榜書 吳襄行書 翟賜履草書 王澐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嘏正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芳行書 巴慰祖分書 顧光旭行書

王爰治方寸正書 張惠言篆書 劉墉行書

錢伯坳行及榜書 汪庭桂分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真行書

逸品上十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陳洪綬正行書

惲壽平行書 程邃行書 魯之裕行書

紀映鐘行書 金農分書 張鵬行書

袁枚行書 朱筠稿書 朱珪行書

鄧石如行書

宋銘行書

逸品下十九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程京寧行書

梅清行書

釋道濟行書

趙執信行書

趙青藜正行書

張敬行書

錢載行書

程瑤田小正書

巴慰祖行書

汪中行書

畢涵正行書

陳淮行書

姚鼐正書

程世淳行書

李天澂正行書

伊秉綬行書

張桂崑行書

佳品上二十七人

沈荃正書

王鴻緒行書

先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鋐正行書

何焯正行書

陳奕禧正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王澐正書

蔣衡正書

于振行書

徐用錫正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正行書

曹秀先榜書

嵇璜正書

錢澧正行書

王文治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正書

張燕昌小正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正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正行書

林信小正書

徐葆光行書

陳兆崙行書

秦大士正行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正行書

華嵩正行書

韋謙恒正行書

李御行書

蔣仁行書

高方小正書

張迎行書

金榜正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正書

其百九人重疊見者八人實百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

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鏹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

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

書優入神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正行分書能品下

三人于書佃行書段五立小正書草書佳品上五人吳育

篆及行書朱昂之行書佳品下三人李兆洛行書徐準宜

正書梅柱之行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夫篆分遺意為上前人實之以筆

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其真

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駁發滿足以

豪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

以鋒攝墨使豪不裏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溼，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為草法？

書譜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為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筋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不殊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頓挫，導之難注，頓之

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腕下之停注又復後鹵莽，任筆為體，脚忙手亂，形質尚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即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狂怪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求其筆法完善圓足，一切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為。又言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突奧也。然世傳書譜石本，出安氏者最下，定是因學臨寫，使轉匆忙，點畫直率，全無唐人意象。出文氏者，繚繞無骨，勢徒以濃枯取致，行間尤寂寞無意興。出陸氏者，較勝而勢短，韻薄，行間之氣不充，亦未必是真迹。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須是部位純熟，而出之雍容，迴互緩急，仍以點畫之法行其



使轉則性情與形實合。草法雖不傳，未始不可冥契古初也。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  
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勢  
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  
氣尚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  
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  
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少欠缺處，然非先從左  
右牝牡用功，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  
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  
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  
為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  
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及收，則  
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  
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為深於  
章法，此則史臣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為至奇，秘閣所刻  
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  
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為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

後代筆人所為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草亭

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自稱門戶當是右軍楷摹拓只為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墨佛記為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為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為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侍中至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盪而勢峻密始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道而不褊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尚可想所向無空濶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盪之意未足為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為空濶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



奔騰而籀籀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  
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  
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即觀先生作字  
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  
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帖筆  
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  
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  
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  
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  
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即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選以直來直去  
為法不從事於交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句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  
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  
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携幼孫行長短參差而  
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  
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  
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

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為經生骨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為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為最精漫過庭派規矩于方圓遁鈎繩柔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即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為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

勢皆以展盛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即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為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頌汰瀾漫由量宜避凋疎瀾漫凋疎  
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  
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  
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  
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  
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  
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  
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  
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  
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  
此語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為學者法其所謂察  
之尚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  
敢問古帖真偽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  
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  
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  
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為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

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指足皆曲若積土為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為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為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偽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日辨哲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為最整河南為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為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白門秀道隱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偽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設逸少仿鐘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歷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即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為枕中秘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偽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為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為裘必揣身裁以儷色斯其大都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摹見與帖不似處隨手

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同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為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為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中心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日與古為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為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既精擬而益精察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論書十二絕句

有序

書道以用筆為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脉絡次為韻語其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歷下西司公



解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  
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  
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映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  
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  
古也

呂望繡仙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具體還

應湖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峻逸殊科而  
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  
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  
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勃海熒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若便齊  
李蔡起三峯

熒陽鄭羲勃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  
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尚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  
敦厚渾雄予臆定為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白門游迹隱文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峯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都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丈，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伯英遺篆為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為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米以後俗手所為。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為草隸，藏真為草篆，景度為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為歎。



白川秀遠閣文集  
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充頌只今留片石獨無

塵染筆端來

先作充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共有鑪冶轉毫  
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  
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為雄曲作渾董力蘊資縱奇絕問津  
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  
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為奇破方為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  
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  
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  
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  
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為方寸行草宏逸而  
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  
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頌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

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  
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安吳四種卷第十三

藝舟雙楫卷第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為  
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言謝  
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  
答之敬深以為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  
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為東  
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尚



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誓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之理。是右軍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事。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為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為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況安為大令父執，又係故吏，即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郝氏婚事，深為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尚貽譏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汙蔑，是不可

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為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尚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即升平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奕外住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次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痼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篤帖，稱曰為家長固兄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慙，非臨海不至。

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仇胃者書必  
出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尚多集字精刻以誑仇胃未可知也  
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  
三而李氏顧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郝夫  
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床坦腹右軍尚少焉得有  
妾反長於婿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為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  
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法之  
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宇內罕覩矣潭絳大觀寶晉諸刻具體  
宋人傳雲鬱罔悉成趙法即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之趙  
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止石而六朝筆  
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尚無筆鑿復有  
舛故早燥帖虎兒書告滿朗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離騷經文  
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者帖景度書思想帖  
秋深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偽書悉令竄入其  
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  
劉中使新步虛詞尚可以意推見雙鉤懸掣指實掌虛之妙  
為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共鋒亦無駐痕收處  
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



白門券造財文  
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  
岳一出別啓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  
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  
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道逸而入鋒潔淨  
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  
或過華亭也今觀崇邱書雖樵戲鴻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  
左風流儻然若接不受氈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  
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  
惟竹林容瀾止乘止昆玉徐仲平魏曾容葉東卿方彥聞胡  
蘓門

移書陳雪乃後

書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為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  
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即命安志忠將精兵守  
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山與其長史袁  
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附近諸軍  
改命蔣欽湊率曳落河百人團練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  
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義之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  
受馮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  
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眾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  
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

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十年已聞邈被禽指揮  
從騎鬥皆死因擒十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  
子泉明送欽奏首並邈十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通幽  
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  
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更諸郡守饒陽太  
守盧全誠一名皓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

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奏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  
城守為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  
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為盟主平原遣  
常山之甥盧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

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  
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立節李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  
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  
山遣李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  
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  
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不解及思明降平  
原已改剌蒲州泉明乃得歸蒲州平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  
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  
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李明首觀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  
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



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掖不與之謀軍國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為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之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sub>下</sub>張睢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者

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

僕

尤為篤嗜而忽以癸卯

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為之垂涕甲辰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籍入卷一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鐵香購得拓本屬余鑒別余玩其筆勢斷為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豪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十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遺教經醴泉銘擣素賦心經夢奠皆貞

白門券選略文  
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丈而更道麗書道  
習法易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  
斂分勢而為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  
尚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  
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聞於後者乎率更碑版傳  
世者悉傷磨刮即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字完好如  
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字體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雋蓋藝  
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為關  
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  
見山陰家法為宋以來彙帖所沒鐵香知書故具以告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子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  
不尚右軍州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謂  
耳然鼓努者屈鑊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脚之類此在右  
軍無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之歎亦有  
自来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  
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州者正以其州無點畫處遂無字耳  
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為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  
六篇之譜亡于南宋今傳者止其叙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  
也臆測其目當為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



白門券法  
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為變勢遂能  
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  
嗟夫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  
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  
震伯當共喻此祕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卅書答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畫狼籍  
一語為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  
以復為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動而復虛  
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

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  
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緬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  
然屏風書遺筆處恒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  
而苦彫踈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  
武林求書者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  
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穉略為刪截返邇乃寫出刪本  
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寔有過人擬  
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斲于拘束  
彫踈為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  
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為合作聞夫家有南

或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  
不足賞會既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  
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苑林寔載其  
功矣蘊生日先生擬書譜意在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得  
毋使有識譏為勝之不武耶先生兩答之文極言學書工用  
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燬蟬之盛業視  
擬書譜相千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謾聞其說以佳楮相  
餉遂試為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  
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為  
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  
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象略存其意長史八  
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  
而衄墨挫豪不無碎缺少師鋪豪入紙至能齊力而於奇  
尚褊踽踽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  
真不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  
雪如掌目眩指拳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艸書不知作  
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甚安而書  
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



功下筆必為楷則弭忽忽不暇草書至今寶為艸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漢晉相承艸法吳郡傅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為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眩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難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已如銅墻鐵壁而虛和道麗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彙刻本單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尖鋒出多挫鋒轉折僵削俗工射利所為也碧溪上人以余刪擬書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導吳郡之源其意甚盛故為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竒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棗本閣帖用筆則依秘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龔龍顏東魏張猛龍兩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遺意為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

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  
行數字數及前後編次亦互異按文論世移併而  
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郝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以具示  
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為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閣本周益  
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為名郝司馬名曇字重  
熙鑿字道徽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  
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為司馬道徽嘗過王敦  
留姑孰撫時為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郝氏有舊然重熙未  
嘗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詳渴懷省足下先  
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  
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此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為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寮為私人故與右軍特  
厚太寧二年敦為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陽蠻  
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關下時右軍為祕書郎同  
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為從事中郎旋出  
為江夏相監沔北軍鎮襄陽歷守豫章代母止與監巴東  
軍刺益州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



將軍褚裒北伐敗績悠悠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  
別得書而復者當即附郝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  
七故存其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 問不數懸情司州疾  
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  
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答之右軍以永和四  
年由江州刺史入為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達也脩載  
名者之王廙世將之子為鄱陽太守故云在遠司州名胡  
之字脩齡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

議以脩齡有聲譽用為司州刺史以綏集河洛辭有疾未  
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  
揚豫徐青兗五州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  
舉為然與右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  
帖刻者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  
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  
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尔不信具示為欲廣  
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為亮後，恪既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即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為會稽太守，顯或南依恢，故得在都見右軍也。上距東移，蓋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補。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同擊范賁于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壽，壽乃西蠻校尉別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



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遐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郁悒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邁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課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為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龍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藥

天龍即今飛龍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善書別帖有冥義興適道此或即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禽櫻桃青李日給滕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薦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

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即撫前所致者故云  
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  
為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  
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  
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公  
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佳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  
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撫

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為鎮征極州  
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以永和  
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  
告欣慰也情數使撫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  
疏請也仁祖謝尚字尚弟奕字無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  
朝議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暐明  
年卒於軍外任指此此升平一年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  
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為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  
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由江陵移鎮巴陵五年  
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卒於鎮屬吏畫其像  
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為  
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為  
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  
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  
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  
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尔  
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所無  
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蜀平古之名  
邦也或以為無一鄉或以為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  
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余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  
以尔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  
勿謂虛言得果此儻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  
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游歷顯職史雖不言

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尚未果之故以堅其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驤李壽據蜀三徵皆不應今為所言蜀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下九字為句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閣本亦別為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為一文義為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為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書啓之撫欲矣之士觀虞安吉帖止叙弗論資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桓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尋復及



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嘆書何能恣

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  
吾前是絳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  
不決作方者誤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  
之也此帖當與方方回回既姻親又同志故措辭直爽胡  
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嘆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  
此意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  
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真示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樵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意殊  
不尔此此會稽避謂囂塵不及想必果言為句告有期屬  
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遠離不可居外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為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  
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  
羨為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甥可耳至為簡隔也今往絲  
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  
差頃此復勿之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似霧  
看花而下筆如鷹鷂搏擊饒有不草而使轉從橫之意但  
發波時有剝墨以此為憾嘉慶二十二年任都下為新建  
余鼎錢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

若方大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蓋二十年來  
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色世臣

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裏筆不裏筆殊異之故為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籀籀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為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裏筆也唯南廓本十三行收和顏三字有一二裏筆自係宋人摹鐫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裏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為短長排闥之雄弱者為便辟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

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踈越一唱三嘆無  
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  
勃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鷲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  
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  
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裹筆也河南始於履險  
之處裹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裹鋒側  
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  
二家東坡尤為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  
氣裹筆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  
每以裹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  
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裹筆以作其勢而以  
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  
幾於齟齬墮髻矣晉字亦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裹筆方自  
謂為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為下乘乎僕學裹筆廿年而後得  
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尅除之又十年乃見裹筆與用  
逆相迫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祕密裹筆則如  
詞家<sup>章</sup>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  
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為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  
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泝  
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



小侯選臨文和  
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濕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備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履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帝墨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為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放肆豪邁古人謂為得王筋者豈不以其牽掣勁健駿快奔奔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勃海矣備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以諸城為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遺法至諫議護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若出入無操縱董若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誼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疊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目成萬態然其心思悴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責以琺瑯璜瑤之節則朽木為柱有不能辭其誦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

置節尚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尚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茲冊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己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壻而諸城之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詣於宛平宛平曰問汝老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一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帖無不編

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間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拈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猶憶嘉慶庚子過諸城於昆陵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及傳書無不當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是吾書全以拙勝頗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作偽中堂焉肯學之耶中堂得力全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全用巧何云



拙勝耶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竟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鈎摹者以世行偽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為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鑄者皆小正書精妙不減真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較諸城疎散韵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正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荅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橫茂中自癡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年時書發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為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王方先生以書名字內稱為華亭後身華亭為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蓋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錄李海參證於北海襄陽晚皈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為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襄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去筆時形偏竭也侍御酷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為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

小侯遊歸文和  
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  
已駸駸能發家尊之勢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  
墨之後零章斷簡收檢弄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展轉泥  
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竄  
易而別寫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  
御所塵斷不可不使流傳故剪裁集為四言詩以迪觀者裝  
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  
世其家者推天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楮不如梨以習  
見而易視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錶爐於殿前  
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珣次子缺  
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群以為所缺者乃民字遂指  
為東晉之石台鑿工穆大展拓之數帑而石損大展携碑去  
遂為所匿壬戌予至吳訪夫展許以重值求一帑不可得後  
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尚多數字其書渾厚而  
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為衣  
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日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  
葬日按庚戌為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  
年五十二上湖建生係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



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廟係珣捨宅為寺之舊址亦斷無葬  
母於宅中之理虎丘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  
審矣廉方得此珣為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  
既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而歿仲遠為終其志  
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觀足珣也道光癸卯十月  
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  
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  
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  
當蓋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  
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  
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  
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  
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為無佳筆之所為  
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  
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著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  
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  
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  
紙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即被裹遇強紙即被拒且何以發指

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  
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  
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其善而根不善著水則腰脹未足  
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  
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尚頓跌轉換而頓跌  
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  
累也劣毫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  
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  
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其俟  
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  
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負正而其材不長不能  
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  
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  
之然後固紮其根而忝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腿  
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韌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于嗜書者兩  
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  
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為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  
錯諸直之意乎芟莠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隳永  
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忝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  
之有繼聲也

腿疑作腿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為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先古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脉養壽命其粗乃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為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浮于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吾養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處以彼之虛驚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微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皆肥澤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歛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鏗以虎口實楸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縛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蔭于數寸之桿遮閉周匝敵仗

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數有打其法曰二曰义二以取人义以拒人此义則彼二此二則彼义义二循環兩鎗共交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以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為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于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必在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却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没于揚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歙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兇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桿斯其術矣敬事無壙敬敵無壙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為嘆志卑則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于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羣鵝行水勢



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  
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  
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有輕重而萬毫  
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  
附錄於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  
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  
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鎗止宜於坐書至長幅  
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  
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  
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

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往後則氣不至偏右  
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  
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  
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  
予初識寧化伊墨卿秉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  
也因從閱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  
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夾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  
與食指作圓圈即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  
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  
其執筆似不如楚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誤

白門券書閣文苑  
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  
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  
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  
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  
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為運腕其實非也及在  
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為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  
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  
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  
山人曰若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  
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即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  
啓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衣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為之經  
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  
自秘者然亦其秘之甚故求者心擊而思銳一得其法則  
必有成後之得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  
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安吳四種卷第十四

藝舟雙楫卷第七

論書三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閣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  
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閣當皖公山  
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仿漢  
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無所合。七  
八年，轉展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嘯主講壽春書院，  
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為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

書諸生篋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固遶余  
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較轆數百年鉅公矣因為山人治裝  
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為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  
梅氏自北宋為江左甲族間人十數奔歲至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

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  
人以巴東故為山人盡出所藏復為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  
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  
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家天發  
神識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

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  
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燕起研墨盤至  
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  
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  
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為而而縱橫闔闢之妙  
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  
當額文為尤近其分書則道而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  
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為之故山人自謂  
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  
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隨俗為行草雖



縱逸不入晉人而筆勢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  
氏八年學既成而其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  
草屨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刺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  
於賈肆武進編脩張惠言教授歙脩撰金榜家編脩故深究  
秦篆為脩撰所器編脩見山人書于市歸語脩撰曰今日得  
見上蔡真跡脩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  
寺脩撰即備礼客山人脩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  
聯及懸額脩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  
及見山人書即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整不便磨治架屋而  
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僑居脩撰

家編脩遂从山人受篆法一年脩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  
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為山壽乾隆庚戌秋

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  
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  
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  
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  
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處先生甚乃肯  
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意遂與諸公送山人

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為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兩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為山人置田宅為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為減色四坐慚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即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適從十餘日以余為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令鳳台知縣李兆洛申者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脩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台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



白門券遺閣文  
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  
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冬卒於家年六十有五歲子尚  
壘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于家又有百軸付懷  
寧大觀亭僧悟本間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  
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

色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于真行草  
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  
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  
定錢坵獻之陽湖錢伯坳魯斯先在皆與余為忘年交獻之  
自負其篆為直接少温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

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  
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為山  
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披其不解六書處以為詆魯斯故服山  
人篆分為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少師神境米黃所不能  
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為  
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色管外與大指相拒側  
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林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為指  
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鈎距之理痛斥古今  
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  
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鈎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

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編脩與文敏也

剛定吳郡書譜序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義之云乎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義狀繼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遠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典妍因俗易馳騰為治草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又云于後之不知逸少猶遠古之不知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也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筆墨思其義故之首規矩





慮專精時逾二紀有非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矻挫於豪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橫俯習寸陰有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郝廣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關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始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高章涌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麤



籀不草使轉縱橫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  
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  
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  
有乖有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閑  
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帝墨相發四合  
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  
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  
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  
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無不通蒙無所從當仁者得  
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  
數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竅既得之風規導將來之器  
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伏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  
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  
未詳真偽尚可發感童蒙既當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  
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  
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緡  
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心已釋代祀繇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  
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兼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  
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代

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夫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  
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繁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  
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  
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  
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  
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  
泯翰橫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  
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預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  
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  
同弭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  
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筆粗可髣髴其狀網紀其  
辭彙酌希夷取會佳境闢而未達請俟將來令撰執使轉用  
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掣掣之  
類是也轉謂鈎鏤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  
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  
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  
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  
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  
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  
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



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  
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  
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  
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  
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嗶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漆繪  
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  
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  
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  
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鑿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  
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羸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  
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  
矣若思通措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  
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  
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  
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  
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  
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

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作亦乃神情懸隔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峯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踈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義獻誣回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閒手敏難以兼

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弥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踈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



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  
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適鈞繩之  
曲直顯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  
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  
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  
軋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  
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  
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  
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  
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者

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  
之懼真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鑿精通故不  
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黷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  
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  
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悞知與不知也夫士  
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恠乎故莊子曰朝  
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  
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水而各夏蟲哉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  
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

白川秀遠附文  
關者仍關今撰為兩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  
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  
焉垂拱三年寫記



